

苍山雪

飘进时空,数千年的黑被惊散
流传的神话充满鲜活的力量
只有并肩同心的苍山十九峰
才能高举这一场旷世之白
许多的人和事,都摆脱魔咒
摆脱拙劣的忧伤和臃肿的狂欢
雪紧抱着的枯枝、岩石、鹰骨、经卷
都会在关键时候睁开眼睛

总是将圣洁揉进烟火之中
以民间为道场,不让疾苦蔓延
不让誓言和愿景变成空壳
融化的肉身,喂给饥渴的大地
在繁花深处,可以触摸到雪的温度
可以听到雪的心跳和歌唱

时空有多暗,苍山雪就有多亮
静若处子,却在往更远的地方播撒光

处暑

天蓝得迷失了边界
仰望,树梢之上深邃的波纹
像洪荒一样爬上额头
出门逛逛,讨一碗过去的夏天存下的水
假如我不是当下,以逛逛的神情
沿着山脚的小径。偷窥着水洼、草丛、豆棵

仅仅呈现出焦渴的庸俗
洪荒迷失了边界
“你下次来讨水时,需要留下一个水桶”

幻想之诗

切肉丝需找准茬口,丝质的宽窄薄厚
极有讲究
我对海米多有幻想
海米炒肉丝,一种使我
时常勾起贪欲的佳肴,一朝吃下
它又变成欲罢不能的诱使
的确,每至傍晚
鲜香的味道确在傍晚闻到了
青青的树木覆盖了整座院子
穿着浅色衣服的孩子们从门前走过
光着胳膊
不断吸收鲜香长大的树荫

天地一隅

天地之间有一湖,湖畔有一村庄
村庄中心有一寺,寺中有一尊神
神旁边有一群人,妇女、老人、小孩等
在闲聊,不言人生哲学,不言人类命运
都是细碎的村里事儿,有的已很陈旧
被舌头裂开,再度焕发色彩和活力
困了的老人,闭目养神,嘴唇在动
但无声,神的耳朵往下垂,眼睛往下望
一只狗匍匐着睡,对着神,像在磕长头
阳光和树影,把自己最真实的部分
敬献给神,也敬献给人,按下相机快门
画面上,不见神,但人群中多了一个孩子

截流

一条江被迫躺平,野性全无
鱼群再也不能去追赶落日
原本要去把大海高举的激流

最后的叶子,按海米炒肉丝的形状
覆盖了整座院子
“明媚的日子又回来了”
我对天气多有幻想

芒刃

紧挨路边的一垄麦子受一行草的欺辱
生长缓慢。已是小满了
该灌浆的粒子还瘪着
个子,也不如身旁的草高
一天中最光芒的时刻
一垄麦子,忘记了它的所在之地
麦地的麦子无边无际,长高的草很是黯淡
麦芒上的七星瓢虫飞得很乱
在空中颤动几下
长高的草没有一点准备
我倒希望一垄麦子早晚会明白
境况并不复杂
一场雨就会诞生缺席的价值
比如昂扬、勃发、膨胀
如同爱一个人,爱到角钝棱平
却深怀芒刃

当空旷切成微小

又窄又小。半步

夏日清晨

群鸟从眼前飞过
草木有着蓬勃之势
雨后的天空干净无比
仿若一个人的内心被圣洁洗礼
朝霞以绚烂的姿态震撼出场
云朵如奔腾的战马气势磅礴
苍穹绝美到难以形容
我无法说出自然的魔幻或神奇
极致沉浸于夏日清晨
那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
新的一天正拉开帷幕
有光会落在我的身上

暮色时分

落日把天空变成了玫瑰庄园
上苍分给每一颗灵魂一座金矿
流水缓缓,晚风柔柔
鸟儿仿佛在仙境中飞翔

河流之流

我忽然发现,一条河流
微微掀起的浪花
趁我低头的时候,把我的那些沉迷带走
我告诉过那些水草,石头,飞鸟
告诉过岸边的树木
一个人的体内,该有多少醉意
踉踉跄跄的脚步,踩去多少
跌跌撞撞地悲苦
水波的亮光
像是一枚枚火把
天空的霞光,也开始低沉下去
直到最后,像是一种忘却的黑暗
那么多被我提起又放下的故事
那么多被冲洗又自成漩涡的迷茫
远不如一声雷鸣
哗啦啦的瞬间,夜色里的河流
突然就迈开了脚步

被戴上沉重的枷锁,寸步难行
几个村庄的遗骸被埋于水下
被埋的还有孤坟、石碑、神坛
山风也感到无力,伸出的巨手
再也接不起折断的征途
再也推不动僵硬的理想
飘下来的云朵,盖不住隐痛
在灯火通明的世界,生命的底部
却一片漆黑,而漆黑还在加深
还在扩散,有吞噬根脉之势

无法独享

清晨的太阳,犹如婴儿的脸蛋
窗外,树木、房屋、街道披着光芒
人与事,都各就各位
小日子不紧不慢,昨夜的困惑
已不知去向,身子异常轻松
一杯淡茶,几声鸟鸣,满心欢喜
足以安顿我一个人的世界

也是河
河又窄又小

这人间最低的岸
只需,把攒钱的匣口
捂紧

流速比搂钱的耙子
略短、略慢

——当空旷切成微小
“我斜靠着我自己的”
脚下的,一根干柴

落日

再晚一些,这些浓密的蒿草棵里的绿蒿
就会成为青蒿。
——我加紧摇着辘轳

水桶随着绳子一圈圈往下走
我只注意头顶上的杏树低垂着青蒿般的浓密
——杏是青皮杏
熟了也是青青的皮

而云彩比青蒿更浓密。层层漫卷一群马匹
压迫着杏树,向我的水桶里跑来——

打开手机,战争的消息不断涌来
我已无法再独享宁静和美好
战场离我很远,可所发射的导弹
所投放的毒气,所屠杀的每一个生命
所摧毁的每一片土地和蓝天
都让我有碎裂感和窒息感
都让我眼含悲伤之泪,难免还会愤怒

梨花葬

年年开,年年葬,在南山,在人心
在春天的肋骨上,悄无声息
没有喜悦的迎接仪式,也没有哀伤的葬礼
耀眼的白,像一袭长裙,又像一块裹尸布
不远处,有一座小庙,有一个小村庄
有一条小溪,有一片废弃的采石场
有一截刻着英雄名字的断碑
有一句悬浮在尘世表面的誓言
花瓣伤痕累累,随风飘落,伸出去的手
沾满忧愁,谁在天空,提着风雨
把大地上的得意者和失意者,全都灌醉

一枚青杏
迟迟,不肯下沉
像烟尘中的马尾竭尽全力
也没扫落的
叮在屁股上的
一只虻蝇。

天越来越热

仰视。看那鸟窝,大大的,挤得树梢
越来越滚烫
天越来越热
因为多了支撑,挤压就有了形状
鸟窝之上
日头是高高的
直射并烘烤。日头不因鸟窝的挤压而
阻止我们在白墙黑瓦的地方
仰视。白墙黑瓦
被忽略
近前,一个神色慌张的人
交出赶路的盘缠和愈见愈烈的
火苗。火光令人信服
体内的忽闪被践踏成门槛
所以,挤压的痕迹有可能
不取决于挤压
——“在窗口”
——“栅栏那边”

夏夜观雨

夜晚刚下的雨落在水泥地上
在路灯白光的衬托下
仿佛碎银万两
只是一瞬便不见了
有点像无疾而终的爱情
还没抓住就已失去

后边雨下大了
砸在地上的雨融在雨水里
倒映的灯光成了旋涡
无数的雨滴深陷进去
但又似乎是雨粉碎了灯光
无数的雨滴成了光点
反射到无眠者的眼眸里
如同生活迷人的假象

渐渐密集的雨水开始流动
在雨夜,我的心随它们
奔赴江河与黎明

我感到轻松与快乐
明亮的眼睛里
装满细小的美好
我仿佛变成一个婴孩
脸上露出圣洁的笑容

仲夏日落前速记

晚风脱去昼燥
残阳橙红如血
有鸟儿成群结队
从天空快速飞过
我写飞鸟百不厌倦
我对自然心存敬畏
蓬松又细密的干草在鼓动
一直虫子钻了进去
不知多久它会出来
夜色已经开始笼罩
我担心它找不到食物
还会被其天敌猎杀

缓缓远去

因为距你最近的梦
总被故乡的风带走

院子里的光

一场雨后,院子里丰沛起来
一些光,从各种植物的叶尖上
被阳光点燃
花儿闪闪发光,犹如一个人的目光
许是一次交际,让它感动
那些蜜蜂和蝴蝶,因为光
开始许多亲密的表述
开花的开花,歌唱的歌唱

叶子也舒展起来,那么多的小心思
都因为光而傲娇
它们知道一株植物的脾性
在季节的布景下,越发成熟

独坐在山中

在山里坐得久了
就成了山的一部分
石头,或者草木
或者一缕风
在山里坐得久了
那些树叶就开始沿着季节的齿轮
落下来
如果有一枚刚好落在我额头上
算是点化
我什么都忘记了
整个内心,都成了山在高高隆起